

888888

4440
011
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丁智仙。智仙在醫院裏休養了幾天，她的腿傷完全好了。司馬文已經可，預備智仙出院後接到家裏去安身。飛霞若瞧中意了，便把智仙收爲義女。瞧不中意，留作丫頭，使智仙總有一個安身之所，司馬文聽了，當然很感激母親。至於智仙本身，那是更不用說的了。今天是智仙出院的日子，司馬文一早就來陪伴她出院。智仙的意思，在未到司馬文家之前，先到崑山安老院裏去瞻望一次爸爸，表示自己做女兒的一些孝心。司馬文認爲父女天性，這是理所應有的請求，他很同情，而且很贊美，所以便答應智仙伴她一同到崑山來了。

兩人和旅客們像魚貫般的走出了車站，車站外停滿了許多人力車，車夫都紛紛上來兜攬生意。司馬文拉了智仙一下，微笑道：

「我們可以坐車子，你不用焦急。喂！安老院裏去不去？」

司馬文一面說，一面回頭又向車夫們問。誰知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車夫們聽了司馬文的話，一個都沒有理睬他，自管向別個旅客們去兜攬生意。這叫司馬文真弄得有些兒莫明其妙，心中不免有些兒生氣。智仙也奇怪得了不得，秋波脈脈地逼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說道：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他們都不理我呢？」

「可不是？我也不明白他們的意思，難道怕我們坐車子不出車資不成？」

兩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時候，只見有個頭戴竹笠腳踏草鞋的老者走，身旁，含了微笑。問道：

「兩位要上安老院裏去嗎？我可以送你們去的。因為這兒到安老院去的那間還有條阡陌交通之路，人力車是無法掙過去的。況且又落了雨，那邊路，一不小心，就有翻車的危險。」

「把你們送到安老院裏去的。先生！你們站着，我把小車去推過來好嗎？」

司馬文聽他這麼的說，方才恍然想到了。那天送了兆良到安老院時，人力車也祇坐了一半的路途，後來還是步行到那邊的，因為阡陌交通的路，除了行人能經過外，是祇有獨輪車可以過去。不過這兒還有一個問題，天陰落着雨水，我們總不可以淋漓而去的。這就向那老者搖了搖手，連忙說道：

「慢着，慢着，你瞧天空中落着好大的雨，叫我們難道淋着坐車嗎？」

「不！不！我有雨傘給你們撐起來的，你們放心好了。」

那老者連說了兩聲不，便笑着去推車過來了。智仙沉吟了一回，很感嘆的神氣，望了司馬文一眼。說道：

「司馬先生！你瞧這推車的年紀不小了，至少有五六十歲的光景，他還有這一分氣力來推車子嗎？」

「也許他自小兒就幹這一個買賣的，雖然是怪可憐，不過爲了生活，那也沒有辦法的事情，回頭我們多給他幾個車資是了。」

「司馬先生！你真是一個慈愛的青年。……」

智仙聽他這樣說，頻頻的點了點頭。可是她既說出了這一句話，倒

紅暈了粉臉，微微地別轉身子去。這時候那老者已把獨輪車推到車站旁來，司馬文見車上果然撐着一頂雨傘。遂拉了智仙的手，匆匆的下去，一個人坐在一旁。那頂雨傘雖然並不十分的大，不過有此一遮蓋，兩人頭上身上的雨水到底是不容易再濺上的了。老者在他們坐穩了之後，方才向前轆轤地推着進行了。

真的，司馬文坐這一種獨輪小車，從生以來還祇有破題兒第一遭嘗試。起初他心裏有些害怕，因為他怕這車子有傾翻的可能。不過在經過一程子路途進行之後，他的心兒也就安靜得許多了。

獨輪車轆轤地不停的進行着，四面的景物也愈發冷清起來。靜悄悄地在秋天的早晨，落着這洒洒的雨點，在各人的心頭上會激動起一陣無限悲涼的意味。司馬文覺得太寂寞了，腦海裏的情緒總會趨向於悲哀上去。回眸望了智仙一眼，祇見她緊鎖着柳眉，兩眼凝視着前面灰茫茫的天空，落下那些千絲萬縷的雨點，她的眼角好像已經展現着晶瑩的一顆了。司馬文明白女子的心靈是比男子更脆弱更善感的，爲了不要使智仙想着那些悲哀的事情。遂含笑問道：

「丁小姐！這一種獨輪車你坐過幾次了？我想大概也祇有初次嘗試罷！」

「不！我已坐過了好多次，我們上回幹販賣食糧工作的時候，曾經也坐過的。司馬先生一定還祇有第一次坐，是不是？」

智仙回眸睜了他一眼，搖了搖頭，很誠實的告訴他。司馬文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缘故？在這裏他需要說一句謊話道：

「我也坐過好多次了，……丁小姐！你難受，你爸爸住在那邊倒也很熱鬧的。因為日子久了，他當然也認識了很多的『友』。」

「我並沒有難受，我覺得一個殘廢的爸爸，能夠有這樣好的地方給他安身，這真是他的幸福。」

智仙的粉臉上含了一絲苦笑，纖手兒抬到眼皮上來揉擦了一下，低低的回答。司馬文聽出她這幾句話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顫抖的成分，他心頭有些不自在，兼之置身在這一個寂寞荒涼的環境裏，他更會感到一陣淒涼，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司馬先生！你為什麼好好兒的嘆氣了？」

「沒有什麼，你瞧，這寂寞的荒郊，四周是多麼的冷清，尤其暮着紛紛的細雨，祇有我們這一輪小車子在輾輾地進行，不是很能叫人激起一些感觸來嗎？」

「可不是？我覺得很有些兒詩情的意味，假使我能夠做詩的話，在這裏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題材。」

智仙見他神情至少包含了一些感傷的成分，遂含了嫵媚的笑容，把話題拉扯到比較有興趣一些事情上去。司馬文和智仙認識的時間祇不過一星期而已，並且在這一星期中也沒有天天的見面，雖然感到智仙決不是一個普通庸俗的姑娘可比，不過還想不到她說出話來總是那麼的文雅動聽，所以望着她倒是笑了起來。說道：

「丁小姐！你說這些話真有些兒意思的。瞧這灰白的浮雲，迷濛的細雨，遠近的樹林，飄飛的落葉，真是無景不是作詩的資料。我想你雖然祇有小學畢業，不過老

伯是個舉子，所以你跟着老伯身旁，一定也學會了做詩，現在你倒不妨試一試，我想你富於感情，此刻的詩情也許是很濃厚的吧！」

「不！我那兒會做詩的？要如我這麼的人會做詩，那麼做詩的人不是更多了嗎？」智仙聽他說了這麼一大套的話，也忍不住抿嘴笑出聲音來了。遂搖了搖頭回答，她的

粉臉似乎塗上了一層胭脂那麼的紅暈。司馬文望了她一眼，表示不相信的樣子。說道：

「你別客氣，假使你不曾做詩的話，那你如何說得出這些含有詩意的話？丁小姐！你若不肯，那你就是瞧不起我。」

「這可真叫我有些難了，司馬先生！不過我胡謔得不好，你可別見笑。」

司馬文見她這回笑的表情很幽美，因為在這裏的成分中還滲和了一些羞澀的意思，以自覺格外楚楚的動人愛憐。遂很歡喜的笑道：

「你總是喜歡那麼的客氣，我也不懂得什麼的，你祇管作罷！」

「也好，我就試試。」

智仙頻頻的點了一下頭，她把臉兒回過去，兩眼凝望着前面的田野，紛紛的細雨，靜悄悄的沉吟了一回。方才回眸睜了他一眼，低聲笑道：

「我唸兩首七絕給你聽，祇怕弄錯了韻，請你指正。」

「很好，你唸我寫，我想你一定作得很好的。」

司馬文聽她居然能夠吟詩，一個纔十六歲的小姑娘，他心中感到意外的驚喜。一面笑着說，一面在袋內摸出日記簿和自來水鋼筆。拿在手裏，望着她粉臉低低的回答。智仙並

不理會他的話，她祇管沉思的神氣。唸道：

秋風秋雨滿江城，瘦骨支離苦煞人。紅粉飄零身作客，羈愁別恨繫中心。
菊有黃花已晚秋，淒風苦雨惹人愁。老父弱弟盡分離，淚落秋江隨碧流。

司馬文見她唸到這裏，眼皮兒一紅，淚水真的奪眶淌了下來。一時辛酸觸鼻，也不禁爲之黯然神傷。點頭說道：

「丁小姐！觸景生情，把你滿腹的心事和哀愁都已傾吐在這兩首詩中，我真想不到你還有這樣好的才學，使我非常的敬佩。」

「司馬先生！你說這些話，不是叫我心中感到難爲情嗎？其實我原不知什麼，無非心有所感，隨口胡謔幾句罷了。」

智仙被他這麼的一贊美，她掛着眼淚不免又漲赧然地笑起來了。明眸逗了他一瞥媚意的秋波之後，却又垂下紅暈滿罩的粉臉兒來。司馬文覺得她的意態有些令人陶醉的魔力，他心裏蕩漾了一下，情不自禁的把她纖手兒握住了。低低的道：

「丁小姐！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不過你不要因自己身世孤苦而感到可憐。因爲我媽願意收你作爲義女，那麼你就是我的妹妹一樣了。換句話說，此後你到我家中去住，也就是住在你自己家裏一樣。你並沒有飄零，也沒有作客，所以你千萬的不用難受。至於你爸爸和弟弟，現在雖然暫時的分離，不過我相信將來你們總有團圓的日子。智仙！我叫你一聲名字了，因爲我們既成了兄妹，當然再沒有稱呼小姐的道理了。」

「文哥！我覺得使我們一家三口有今天的日子，這全是你的力量。」

智仙被他熱烈地握住了手，她覺得有股子電流似的熱氣灌注到她的芳心裏去。同時聽他說出這幾句溫文多情的話，她那顆芳心中不但是得到無上的安慰，而且更感到一些甜蜜的滋味。兩頰已籠上了玫瑰的色彩，她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文哥，烏圓眸珠一轉，又羞澀又感激的表示她的情意是這一分樣兒的真摯。

司馬文聽她這句報答的話已經是第三次了，在她一個女孩兒家的芳心中也許至少包含了一些神祕的作用吧！在這裏司馬文感到萬分的爲難起來，因爲自己幫助智仙在當初確實是並沒有一些愛她的意思。不過在經過幾次談話之後，因憐生愛，對於智仙這個孤苦無依的姑娘，也表示同情了。但是自己心中原有一個張雪鴻在着，雪鴻雖然是雪塵的妹妹，可是她們姊妹倆絕對沒有時下的習氣，何況雪鴻本身原是個女子中學的高材生。記得那天我和哥哥在她們家中吃飯，雪鴻因怕我另有愛人而感到傷心淚落，可見她也是多麼的癡心對我，這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可以去拋得了她呢？司馬文在這麼感覺之下，他覺得一個青年是決不能同時愛上兩個姑娘的，於是他把握住智仙的手兒又放了下來。毫不介意的神氣微笑着說道：

「智仙！你又說這些話了，我們既已成了兄妹，那也用不到報答這兩個字了。你說對不對？唉！爲什麼又哭起來？」

「文哥！我心裏歡喜極了，怎麼還會哭起來呢？」

智仙聽他始終沒有明顯的表示，她芳心裏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的悲酸？雖然表面上是頻頻的點着頭，可是眼角旁的淚水祇管簌簌的落了下來。司馬文當然表示無限的驚異，遂又向她奇怪地追問。智仙經他一問，方才意識到似的慌忙收束了淚痕，含了不自然的媚笑，向他低低的解釋。

「可是我覺察你的頰上尚沾着眼淚。」

「也許是雨水。……」

智仙烏圓眸珠一轉，拭了拭粉頰，很敏捷的回答。司馬文不再說什麼，望着她微微的笑了。智仙被他笑得怪不好意思的，忍不住羞人答答的又垂下粉臉兒來。就在這個當兒，那老者把車子已推到阡陌交通的道路了。司馬文見那條路狹得祇有一尺光景，獨輪小車要在上面經過駛行，至少是包含了一些危險性的。況且推車的又是一個年老的人，萬一出了一亂子，把車傾翻兩旁田野中去，我們還不是成了個泥人了嗎？所以他立刻回頭對那年老推車的說道：

「你快停下了，這一段路我們自己步行好了，你把空車推過了這一條狹窄的路，我們再坐上來是了。」

「先生！那爲的是什麼緣故？落雨的天氣，滿地泥水，你們恐怕要滑跌的呢！」推車的聽他這麼吩咐，心中有些不了解的樣子，望着司馬文的臉，怔怔的問。司馬文感覺到那推車的話中，至少包含了一層爲好的意思，這就沉吟了一回。說道：

「可是我怕你年紀老了，推了怪重的車子，還走挺狹挺滑的泥路，難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火花四濺的炸火了。

就在這時候，小車子已行完了這條狹窄的阡陌之路。司馬文忽然從車子上跳下了，他同時把智仙也拉下了。推車的不解何意？望着他們倆人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司馬文道：

「老先生！你貴姓？我覺得實在不忍心再坐你的車子了，還是讓我們步行吧！好在安老院離此已經是不多遠了。」

「在下姓林，先生！你這又何必呢？我本是幹這個營生的人，請你祇管把我當作推車的看待，假若你要這樣客氣的話，那我還能拿你的車資嗎？況且這位小姐脚下還是一雙鞋子，祇怕要受了涼的呢！來，來，快仍舊坐上去是正經，我趕快的把你們送到那邊去，別叫這位小姐的爸爸心中焦急。」

司馬文聽他這樣說，可見我們剛纔的談話他也全都聽明白的。回頭見智仙脚下的鞋子原比不了自己的皮鞋，因此沒有辦法，祇得和智仙又坐了上去。那林老頭子笑了一笑，這才開始把車子推着又向前進行了。

在經過十分鐘之後，那座古墓型似的安老院的大門已在悽風苦雨中微微地顯現在眼前了。它靜穆地，它寥寂地，尤其瞧到屋頂上懸豎着那個十字架，使人們心中就會想到安老院裏那般老年人的悲哀。

小車在門口停住了，司馬文並沒問他需要多少車資？就付給他五十塊錢。他不待推車的說話，拉了智仙的手已向大門裏匆匆的進去了。院子裏四周也植着梧桐樹和一些不知名

稱的樹木，中間有個葡萄棚，棚下有口井。堂西有個耶穌的神像，他仰着身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流着他聖潔光輝的血花。斜風細雨還是不停地飄，梧桐葉子在半空中奏着雪瑟的音調。司馬文在這一個環境裏瞧到了這一幕寂靜的景色，他心頭祇覺得彷彿已步入了荒墓一樣的悲哀，一樣的淒涼。回頭瞧智仙的粉頰，她已是沾上了無數點晶瑩瑩的淚水了。

穿過了院子，步入了廳堂，這是他們每星期日做禮拜集合聽講的地方。此刻正有許多許多年老的男女坐在裏面靜靜地幹着編織的工作，他們也在合作着生產。在聽到了司馬文的一陣皮鞋聲響之後，使他們和她們之間都回過頭來瞻望。也許是爲了悠久日子不曾瞧到年輕男女的緣故，所以當他們發現了司馬文和智仙兩人的臉龐兒之時，在他們彷彿是認爲天上神仙下降一樣的驚愕和喜歡。大家不約而同的圍攏上來，含了笑容。叫道：

「少爺！你們是來探望我們的嗎？」

「是的，我們來請你們的安好。」

司馬文對於他們這一分樣兒興奮和喜悅的神情，從可知他們這般蒼老人的寂寞底心靈內是多麼需要青年人的安慰啊！爲了不使他們失望起見，司馬文含了微微的笑容，向他們彎着腰兒行了一個四十五度的全體鞠躬禮。他們和她們之間都喜歡過度了，望着兩人的臉龐，腦海裏在憧憬着自己過去曾經有而已失却了愛兒和愛女，他們和她們的眼淚已一齊的紛紛地拋落下來了。

「請問兩位是瞻望誰來的？」

管理員見他們被情感激動得使整個的屋子裏空氣都充塞了悲哀的成分，這就走上來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